

吉布賽的誘惑

徐 汗 著



華岳文艺出版社

1271.0
3301

3

BK 89 129

吉布赛的诱惑

徐吁 著

华岳文艺
出版社



B 547721

吉布赛的诱惑

徐 汀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700

ISBN7—60549—140—2/I·99

定价：2.40元

代 前 言

丹 晨

今年初，我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意外地遇到已故老作家徐訏先生的小女儿徐尹白小姐。她是一位能干而又有才华的女子，既是美国加州太平洋电话公司某部门的主管，又是极有创造性的女画家。她谈到她父亲过去没有得到大陆文艺界应有的注意和公正评价。因此，承她信任，委托我代为组织她父亲徐訏著作在大陆的出版。现在，徐訏的代表作《风萧萧》即将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印行，《荒谬的英法海峡》、《笔名》、《鸟语》和《鬼恋》《吉布赛的诱惑》、《幻觉》也将由华岳文艺出版社付梓出版。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第一次出版徐訏的作品，我感到高兴。

徐訏是一位丰产的作家。他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成就，拥有大量的读者群。抗战胜利后，《风萧萧》问世，风靡全国，成为男女青年争相传阅的热门书。大学生中如若有人没有读过《风萧萧》，就会受人嘲笑。许多女大学生都以捧着《风萧萧》过市为时髦。人们如痴如狂若此，怪不得当时重庆有人称1943年是“徐訏年”。今天我们

再读此书，一样会被它吸引得废寝忘食，再把它一口气读完才肯罢休。

我说这番话，并非意在招徕读者。我只是想说明，这是一位不可忽视，更不能简单抹杀的作家。徐订早期以《阿拉伯海的女神》、《鬼恋》等闯进文坛，后来所写的《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盲恋》、《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都脍炙人口，也使作者名噪一时。五十年代初，作者移居香港，辛勤耕耘，写了大量小说，也写诗歌、散文、论文。他的盛名不衰与他不断有佳作问世有关。他的书也一直在畅销书之列。

徐订善编故事，构思精巧，喜欢运用悬念，每篇都有丰富而出人意料的情节，因而引人入胜。但他又善于通过情节和对话描摹人物心理，委婉细腻，有较强的感染力。他的文字清丽优美、活泼俏皮，流畅爽口。他描写人生百态，尤其知识阶层和市民们的众生相以及他们的潜在心态，更是入木三分，逼真酷肖。这大概是他的作品有吸引力的一些重要原因。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一种美好的纯情的人格和境界。他在许多作品中描写了这样一类女性，寄托着他的憧憬和情思。《痴心井》里的银妮、《鸟语》里的芸芊、《盲恋》里的微翠，几乎都是和世俗格格不入的纯美而淳朴的少女。银妮、芸芊一旦走进世俗社会，就象徵翠一旦恢复视觉，

看到五光十色的世界，她们昔日的纯洁，她们象征的美都受到威胁，都面临崩溃和毁灭，她们不复存在。作者常常用一种自我谴责和忏悔的心情写作这些故事。这种思想境界都不是一般鸳鸯蝴蝶派作家所能的。关于这点，我将另文专门探讨，这里只好略而不论了。

徐訏，生于一九〇八年，本名徐伯訏，还用过东方既白等笔名，原籍浙江慈谿，但却在湖南上学，直到高中毕业。一九二七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学心理学二年。他曾与林语堂、陶亢德等合作编辑《论语》、《人间世》。一九三六年，去法国学哲学。《鬼恋》是他的成名作，一九三七年写于巴黎，最早发表在林憾庐主编的《宇宙风》。抗战后，他先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书，一九四四年任《扫荡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抗战胜利后回国。一九五〇年后，曾到香港、新加坡、印度、法国，短期教过书。后长期任香港浸会书院文学院院长。一九八〇年十月因肺癌逝世。他现存作品约有五百万字以上，七十年代台湾曾出版过《徐訏全集》，多达十五卷，包括小说、诗、文、戏剧。因此，生前曾被人誉为“泉才”、“全才”。

徐訏后三十年虽然定居香港，但晚年心向祖国，只是无缘沟通。他为人忠厚，独善其身，逝世以后，许多朋友的悼念文章都提到这点。陈香梅说

他的晚年是很寂寞的。另一位台湾作家也说：“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不只在台北孤独，在香港也孤独，对于他的过去，对我来说，至今是一个谜。”徐訏自己生前也曾这样描写过自己：“九十年来，象浮在大海中被浪潮推来推去的小船，东西飘流，四处摸索，于苦闷无依之中……”

本书选了徐訏三部优秀的中篇小说《鬼恋》、《吉布赛的诱惑》、《幻觉》，都是他的前期著名的代表作。

《鬼恋》写于一九三六年，正是徐訏赴法国留学初期，作品发表后，作者声誉鹊起。《吉布赛的诱惑》写于一九四〇年。《幻觉》写于一九四七年。三个作品恰好分别是在抗战前夕，抗战中期，抗战胜利后的三个不同时期，但在艺术风格上却都是充满着神秘的浪漫主义激情，描写了灵与肉的矛盾和冲突。《鬼恋》、《吉布赛的诱惑》结尾都有痕迹和败笔，缺乏力度，但《幻觉》却是一个极完整的艺术作品，对于潜意识的深细剖写堪称中国现代文学这方面的早期代表。

浪漫主义、神秘荒诞的艺术风格是徐訏创作中的一个特点。对于理想的纯洁的爱情的追求和纯情执拗女子的描写也都是徐訏作品贯穿始终的主题。所以，读了这三篇作品可以略窥徐氏创作的一斑。

一九八八年七月于北京安定门寓所

目 录

代前言.....	丹晨 (1)
吉布赛的诱惑.....	(1)
幻觉.....	(78)
鬼恋.....	(114)

吉布赛的诱惑

献 辞

我未记我身受的苦，
也还未记我心底的哀怨，
以及胸中的愤怒，
请许我先记青春消逝的路上，
我是怎么样的糊涂。

我还没有背诵我的耳闻，
也尚未细述我的目睹，
我暂想低诉我在黑夜的山上，
怎么样抚摸我周围的云雾。

所以请原谅我不告诉你——
在海滩上我写过什么字，

还有怎么样在潺潺的溪边，
望着那流水的东逝，
惦念到今与昔，生与死。

那么让我先告诉你故事，
再告诉你梦，
此后，拣一个清幽的月夜，
我要告诉你诗。

一九四〇，三，九。

“巴黎是世界艺术的渊源，美的中心；马赛是世界罪恶的渊源，奇的中心。你既然有爱美的欲望游巴黎，那么你如果有好奇的欲念，请不要忘了马赛。”

那时有一位世界的旅行家，听到我要从巴黎回中国的消息，从远远远远的南美，写一封信给我，那是信里的警句。

当初我去欧洲时走意大利，因而没有经过马赛；在法国几年到过尼斯，到过里昂，到过……独独没有到过马赛，那次我本来想走陆路回国，但后来决定到马赛，搭海船了，原因自然许多，但是这几句警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到马赛时，我袋里带着九千法郎，我留七千法郎预备购船票与路上零用，二千法郎预备用在马赛

的，但是三天以后我用去三百法郎还不到，可是整个马赛可玩的地方都逛遍了。这使我非常失望。

第三天的晚上，我在旅馆的饭厅里用饭，饭后闲坐抽烟，翻翻我带在手上的几本杂志，觉得没有什么趣味，正感无聊的当儿，我忽然见到斜对面的桌上，一个浓睫大眼肌肤美丽的女子，用一副扑克牌为一个绅士算命。她看看牌，又看看对面绅士的面部，用她微微的唇动在解剖他的命运。饭厅的人很多，都在注意她们。我同她们的距离不能让我听到那位美丽巫女的话儿，但是她的复杂表情与有光的眼睛使我相信她有看透人家内心秘密的权力。那位绅士微胖，大概四十多岁吧，有副眼镜架在鼻梁上，虔诚地听着巫女的断语，这些话儿居然支配了他，使他忽然悲哀，忽然欢喜，忽然惊奇，忽然大笑，忽然长叹；最后大概说到他太太的死去吧，他竟脱下眼镜拿出手帕呜呜地哭起来了。

于是全厅的人都被打动，对于这位巫女表示了敬佩好奇的神情，最后，当她算完了那个命以后，有几个人也要她算。于是那位巫女走到别桌去了。

半个钟点以后，大概她已经结束那面几个买卖，回来从我的桌旁走过，我说：

“对不起，太太，你愿意坐在这里替我算一个命么？”

“自然，替一个异国人算命在我是光荣的。”她说坐着坐下，毫不客气拿起我桌上的纸烟，夹在手指

间，说：

“你为什么叫我太太，难道我已经老了么？”

我划一根洋火点起她手上的纸烟，说：

“笑话！你怎样不知道太太都是比小姐美丽呢？”

她喷出一口烟，话就在那烟里滚了出来：

“但是我是一位小姐。”

“那么，对不起，小姐。”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把扑克牌交给我，叫我洗一下，于是她将扑克牌接去，一张一张依次地翻在桌上并列着，说：

“请你静想你的愿望。”

我照样做了，她说：

“好，现在你先付我钱，五十个法郎。”

这使我惊奇，怎么要五十个法郎？但是我从她的美丽原谅起，于是慷慨地付出了。

接着她开始说我的过去与现在，我也记不起她说的什么，总之一点也没有说着，我觉得为宝贵我的五十法郎起见，还是多看她一回，来得值得，我觉得她实在美得不平凡，所以我不去注意她说些什么，我注视她面部的曲线，眼睛的光芒，手的动作以及身子的韵律。

“好，现在完了。”不到十分钟她说。

“完了？但是一点没有说着。”

“一点没有说着？你这样说，是不是为珍视你

五十法郎？”

“不，小姐，”我说：“不过我感到为东方人算命是一件难事。”

“为什么？”

“因为东方人是不会表情的，你很难从东方人面上看到他内心的秘密。”

“你以为西方人容易么？”

“是的，尤其是法国人；他们话没有说出一句，面部与动作已经代说了九句。我想异国人学不好法国话，这是一个原因。比方刚才那位绅士就全身是动作与表情，所以很容易被人看出他的内心所想到的……”

“哈哈……”她笑了，说：“你这人真可爱。”

“怎么？”我奇怪了。

“你在为我的能力寻理论的辩护。”

我这时觉得她的笑声对我是一种侮辱，我说：

“不瞒你说，我出五十法郎倒觉得是值得的。”

“假如我的算命不好，为什么还值得？”

“因为在中国，同一个美丽的姑娘谈一席话，有时候需要几千金的。”

“你这样同一个陌生的小姐说话是绅士的举动么？”

“但是你刚才的笑声中是不是有对我侮辱的意

思？”

“有的，但是说给你听，你自己也要笑的。”

“那末，对不起，让我饭后也笑一场吧！”

“但是你需要答应我绝对守秘密。”

“可以，我答应你。”

“说！对着上帝。”

“好。对着上帝，我答应你绝对守秘密。”

于是她把脸靠拢来低声的说：

“刚才那位绅士，不过是我的帮手，骗点生意罢了。”

我来不及回答，不觉大笑起来。最后，我说：

“他真是一个表情的圣手！”

“也许是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去做戏子？”

“但是他只会做这个角色，而且有比这个更舒适与近游戏的职业么？”

“职业？”

“自然啦，我们都靠这个为生的。”

“这很有趣，但是一定很清苦。”

“为什么？刚才一会儿我已经赚了二百多法郎，要是在大的旅馆，一次常常在一二千法郎以上。”

“日子多了，难道别人不晓得么？”

“世界是大的，我们的主顾并不限那一国一地。”

“那么常常旅行。”

“自然，流浪，自由，这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你是……？”

“吉布赛。”

“啊！怪不得这样有趣。不瞒你说，我也爱自由与流浪的人。”

“那末你在这里也是为着流浪。”

“预备回中国去，因为有人告诉我马赛是最奇的世界，所以预备呆些日子，但是我玩了三天，马赛已经玩遍，不知奇在那里？今夜总算遇见了你，这是奇事！”

“啊！”她又笑了：“这有什么奇？这是任何地方都有的事，任何时候都有的事。报纸上不是常常用第三人称的消息作为广告么？便乐不是有买者的来函证明么？都是同样的玩意，算不了什么！你好奇，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奇事呢？”

“我没有见过的听过的在我都是奇事。”

“那末这只茶杯难道不奇么？”

“那是很平常的东西。”

“可是你以前并没见过它。所以所谓奇虽是过去没有见过听过的事物，但过去没有见过听过的不一定是奇。”

“那么你说什么才是奇呢？”

“奇是世界上第一的事情；第一好，或者第一坏，第一美或者第一丑。假使你想看，我都可以领

导。”

“那末好，你做我领导。”

“那末你要先看第一美的呢，还是看第一丑的呢？”

“我不懂。”

“不懂，现在我问你：你爱不爱看世界第一美女。”

“世界第一美女？你是说在马赛？”我惊奇了。

“不错，你要不要看？”

“你是不是说你自己？”我笑了。

“假如你以为我是世界第一美女，那么你不是瞎子，就是从生出来就没有见过女子。”她严肃地说。

“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她在那里么？”

“假如你想去看，让我带你去，我替你介绍，我们一同吃饭，怎么样？”

“那好极了。”

“但是我职业上的价目是要先付一半的。”

“你是说你做介绍的买卖？”

“是的。”

“那么多少定价呢？”

“随事件而定，假如刚才所说的，你可不许还价，我只说一句，是四百法郎，先付半数。”

我当时一时发愣，想想机会难再，觉得我本来